

晦菴先生文集

二十三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書

五舊門ノ

開

答劉平甫

平



答劉平甫

平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  
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  
告曾及之否夫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  
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  
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  
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  
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  
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  
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  
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  
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  
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  
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  
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  
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  
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文正歲出  
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



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紛未能自決即  
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它日  
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  
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  
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  
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  
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  
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  
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  
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  
別無子弟戶門深閤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  
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  
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  
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  
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  
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



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下  
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預定也  
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  
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  
矣日月易得母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誑奉  
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  
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喜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  
揮不免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至此渠冗甚不  
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之歸  
日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  
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  
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  
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  
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  
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



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臣下之勤勞也不得不汲汲於采菽耳也四章甚言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

臣下之勤勞也

日

下五

述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兎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 答劉平甫

喜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

宗承



使介子某

名庶子

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築臺

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

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它國之比

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

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況古則

濶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

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

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

二主常相依則不分矣

下使

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

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

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

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

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

所以嚴大宗之正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

世所罕聞聞之必此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

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

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

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  
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  
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  
此凡言與人 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  
交際之道 柔聲以諫此事親事 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  
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鑄冶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  
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它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  
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  
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  
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  
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  
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是也内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  
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  
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  
要在其為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



自作障礙無如之句但循循不差却無蹊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閻本大異此象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爲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闊綃并告爲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割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顛俊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裘父詩勝它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真碌碌如初其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



所制矣

程氏遺書細看尚多悞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覺其悞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通旨愚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文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其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止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



該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文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若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

朴

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悵悵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趨趨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

踐



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踈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騫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踈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希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尚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



廣大尺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意之主宰執  
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為謝復為伯  
宗轉致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暑雨煩蕩伏惟承顏  
尺懼尊候神想萬福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  
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知之而非所  
敢望也未聞更異以時為道寸方自愛進為時  
以張斯文慰山之望幸甚

答何外京

喜孤陋如昨近得伯宗書此講論月甚覺有  
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宗相見或通

書言能備言之或有差悞不若北坡講幸甚本先生教  
人大抵令於語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  
應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  
當時親炙之時會聽講論又方竊好董句訓誥之  
習不覺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似  
喜亦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汗愧沾衣也形  
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  
時寧有是耶然孝者一時有偶所見其物皆自然  
惻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昧淡泊  
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它其所見



者非卓然直見道體之全特因以見端流而知故耳  
竊意當時自問至言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所  
取知所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  
泯泯湮湮今則尤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恠者因  
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  
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  
先延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  
後之意幸甚甚更容熟復讀得具稟也語錄頃  
來收拾數家各有篇秩首尾記錄姓名比之近世  
所行者差為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輒  
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  
已刊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持內也  
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  
少去取及附記己意處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  
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正以求教今未敢  
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定疑嘗與伯  
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諭以警不逮幸甚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棄然枉顧特以奉名為累恨無家道為  
主年多矣持此引奉親錄仍昔本驗操雖不敢廢



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開  
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  
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  
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  
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  
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  
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  
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  
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子程子之言其門人  
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  
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引  
前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  
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  
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  
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  
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  
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為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  
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  
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  
前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之人只



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  
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  
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  
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  
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由  
止數日袞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  
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  
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  
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  
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  
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  
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  
必然而真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  
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  
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  
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為不妄者何哉豈其以  
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  
於此則我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焉



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旣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曹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持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



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  
乃知李文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  
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允荷意愛  
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  
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  
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  
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它時  
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  
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  
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

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  
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邪  
山三郡嚮應旣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  
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  
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  
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  
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  
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  
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  
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



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  
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  
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  
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  
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喜  
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  
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  
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  
直諒多聞之友也

###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  
尤切悚畏熹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  
以率意妄言無問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  
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  
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爲賢者失人  
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  
其間雖涉語恠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  
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  
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  
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命



錄主若鄰里間有可說誦者令別刻一版附此以  
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  
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在  
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  
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  
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  
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  
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  
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  
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  
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  
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  
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  
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  
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  
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



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曾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鑄喻開發爲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之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効詭衆而自欺者也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欽夫傳論并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察而委喻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略見彷彿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丐斤削耳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



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容亡  
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有  
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  
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  
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  
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日未嘗爲師四也呂正  
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其道有非當時諸賢  
所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  
曰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  
成可以無媿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  
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悞而  
今又因之七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  
槩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  
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  
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  
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  
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記中所稱萊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  
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甚遠  
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



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贄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聞者不過如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縶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交丘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



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爾姦

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爲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重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

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



能擴克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  
將寒洹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  
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  
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  
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  
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  
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  
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  
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  
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爲惠又况人民之衆亦安得  
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  
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  
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  
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  
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  
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



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奸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畧改定云言舜喜象

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宜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正謂此尔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

因訓蒙蔽得之方訓術  
數恐未是因以非道者獨



非術數耶蓋愛兄故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嘗參殺人因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拙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衆哉

艾讀為又說文云艾又艸也从人左ノ右ノ艾草之狀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又割ノ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鞠破的之大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

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由

折精微耳兼兩意說不得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為兩節又以木根

為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

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

矣亦由見



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假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且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

此卦象 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纏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以為寂然未發之時則以為未安竟交而憂百慮然要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言專在憂又發則非君子之心程子稱以為發而未遠乎然則亦言復而見天地



之氣象身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  
主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  
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  
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  
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  
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太多不  
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  
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彀率  
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  
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  
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  
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  
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  
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  
而未始須臾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  
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  
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



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  
入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  
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  
以正理為空言而唯權之為徇不幸而有豪釐之  
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  
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  
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  
則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則有所感觸而動  
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

每卷文集四十

二十八

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

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強

恕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

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

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為得計蓋唯知

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

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



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舜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可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



也欲親親而不薦於思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問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藝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

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

各用中字擇之相

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

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

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

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州也

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

以伯脩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



所。意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  
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  
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迂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  
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  
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  
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  
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  
問之欽夫皆以為然但熹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  
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  
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  
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  
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  
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氣正是復  
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  
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  
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  
以為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為可欲而以懿  
德為可欲此為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  
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  
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



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掎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數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嘗



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  
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  
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  
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  
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  
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  
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  
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顯  
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  
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  
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  
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  
借得一本在此看本必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  
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  
竊蓋宿有此病者今不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  
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未有  
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諸安敢食  
言然須少段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以進始敢



措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馮去者云何近嘗思  
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  
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  
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  
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  
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  
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  
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措斗折衡  
者恐非先王之法以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  
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措折爲可  
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  
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  
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以不聞春間龍  
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  
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  
姦豎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反予之望耶  
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何叔京

春新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覓君子



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  
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  
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  
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  
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  
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意向來所見亦  
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  
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  
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  
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  
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  
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  
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  
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喪死  
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  
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唯微  
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  
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  
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



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着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真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段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負充位而已

其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旣也虜責歸降甚急予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則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捐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知形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



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為天德  
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豪髮之間

此語尤心者有病

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  
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太學  
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  
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  
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  
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為天德乎性心  
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  
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

三十七

卷之五

三十七

金

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  
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  
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  
非為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事尚多人事冗  
迫不容詳遺布此稟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  
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  
聞其餘論尤以為喜此道知好之者日眾孤陋真  
有望矣幸為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  
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  
取內以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廝精



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回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隣境羣盜竊發百方區區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此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



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上以  
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爲其眷佇少異於前矣然  
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  
重然亦俟此決之矣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  
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  
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  
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  
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  
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  
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  
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  
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  
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  
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  
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  
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  
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  
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編徒深感悵昨  
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



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  
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  
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辨之書為  
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  
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  
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為請祠計  
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為謀亦知

四一

四一

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為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孝  
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  
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  
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  
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  
承喻溫厲之說不託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為  
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  
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  
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憂憂  
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



矣

自有準則不亦備備不然而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善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為偷兒入室夜囊為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此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折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博學也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莫止於此耳

###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見益克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眾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業學力未克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數方

二單一迎一不致遠或謂非所謂準也亦一又不便只

祥



此一語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濂溪喻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  
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冀學有分寸  
之進而後為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  
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  
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  
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詳向者贅  
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亦  
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

海峽文集四

四十一

六

正此沉緜未有以為計何暇揀人之疾乎尹氏解  
無終食還仁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  
亦不曰天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  
氣象也及其終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人人心  
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  
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

自此至知覺言仁共五段一云與王子台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  
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論  
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  
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



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銜決成何道理之說便是如此所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以見關於程子也而元爲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真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邪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而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



體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田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見二十四卷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 答何叔京

卷之二十四

四

五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常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禮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一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論之云却殊不端的精  
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  
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象  
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  
極致隨事而在處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  
貞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

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  
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  
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  
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  
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  
批誨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畚而言則為首造矣  
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



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畱而望畬亦豈有此理邪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  
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  
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  
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  
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  
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  
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  
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岐東西之  
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  
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  
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為正

此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  
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  
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曾看方得若有一  
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



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主壽考則何不作人乎言遐之為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

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肅齊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



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

每本二八集四一

口一八

四六言

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正爲是也柰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爲耶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内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



據守則一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  
無所據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  
不鮮一慮安排握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  
且若一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  
惟試以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  
一止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  
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  
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  
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  
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  
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  
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  
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一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  
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  
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  
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  
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



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  
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  
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  
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  
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  
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  
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  
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  
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  
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  
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  
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  
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  
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  
也通書論中但云中者  
也中節也又中焉止矣  
周子之意  
尤為明白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  
為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  
略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



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  
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  
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  
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  
義禮智却是後來旋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  
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摠名仁義禮智便是  
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  
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  
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  
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  
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  
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僞却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  
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  
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之



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重耳然嘗  
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

無病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  
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  
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  
露了何得更為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日至論養氣則只以  
義為主比之顏子便覺有踈闊處程子之言恐不  
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  
所學踈則皆踈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  
此耳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陽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  
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  
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

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  
名也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可乎  
所引元者善之長為比亦不類元在眾善之先故  
為眾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  
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



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  
然覺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  
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  
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  
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  
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  
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摠  
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  
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東試參  
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

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散可以言一

源性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已餘

見答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  
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  
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  
而子思却不如是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  
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

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白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



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  
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同源與無間耳其實體  
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  
別恐陷於近日含胡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  
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  
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  
亦自可見矣心妙情性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  
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  
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日性  
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  
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  
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  
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  
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  
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  
之君又未嘗命七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  
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  
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



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果守常執一便不相  
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  
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  
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  
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  
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  
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  
理此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  
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  
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  
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  
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  
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  
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  
識其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



主於減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神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海卷文集四十一

六十一

來子

誠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并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夾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曉措實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



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木遽飄然遠引也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疑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胷次而有所醒悟耶

四 晦菴文集卷四一

六十一

吳賜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各令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  
若如來喻則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  
病當云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為備耳如此立言有何干涉乎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